



“我是黄继光的侄子”

■张建功

红色家风

走进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，即刻被庄严肃穆的气氛包围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继光烈士塑像。中江是黄继光的故乡。为了纪念英雄，中江县人民政府于1962年建立黄继光纪念馆。黄继光的侄子黄拥军到目前已在纪念馆工作了20年。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，就是站在塑像前静静肃立几分钟，再把塑像细心擦拭一番。

追寻父辈足迹

1972年出生的黄拥军，称呼黄继光“三爸”。黄继光兄弟4人，黄拥军的父亲黄继恕排行老四，黄继光排行老三。黄拥军是听着三爸的故事长大的。上小学时，一篇题为《黄继光》的课文让黄拥军满是好奇：“这不是三爸吗？”回到家，黄拥军拿着课本给父亲看。父亲说：“是三爸，三爸就是黄继光。三爸从小很坚强，特别能吃苦。”他叮嘱黄拥军要好好学习，像三爸那样英勇无畏。

1989年10月，黄拥军报名参军。出发的前一晚，黄拥军穿着新军装与家人话别。父亲沏了一大壶茶，说：“今晚用茶为你送行。到了部队，要以你三爸为榜样，做一名真正的军人！”接着，黄继恕又讲起了一件往事：黄继光当兵走的那天，母亲邓芳芝送到村口，叮嘱他“听毛主席的话”，还送给他一块手帕，上面绣着“可爱祖国”。黄继光牺牲后，挎包里还留着这块手帕……说着说着，黄继恕泪流满面。

黄拥军人入伍到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。新训开始不久，黄拥军就写信向父母诉说训练的苦累。父亲回信：“不要忘记，你是黄继光的侄子！一定要坚持下去！”那封信，黄拥军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。

1990年，黄拥军因多次出色完成执勤任务，被总队评为“优秀士兵”，还当了副班长。当得知支队农场缺人时，黄拥军主动请缨。调到农场后，不管是养禽种菜，还是烧火做饭，黄拥军什么都抢着干。1991年11月，黄拥军回到战斗班，并被任命为班长。当时，临近支

队列大比武，黄拥军加班加点组织训练，最终带领全班取得支队第二名的好成绩，他们班也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宣扬英雄事迹

1992年12月，黄拥军光荣退役。退役后，黄拥军当过建材工人、银行保安。2001年初，中江县政府组织慰问军烈属，当地领导了解到黄拥军的情况后，立即指派相关部门为他协调工作。有关部门按规定给出3个单位供黄拥军选择，分别是德阳市电力局、中江县公安局和黄继光纪念馆。黄拥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黄继光纪念馆。他说：“能有工作机会是党和政府的关怀，作为黄继光后人，应该为传承发扬黄继光精神出力。”当年4月，黄拥军成为黄继光纪念馆的一名普通讲解员。

到纪念馆工作后，黄拥军发现，自己对三爸的认识其实是很零散、浅显的，离合格讲解员还有不小的差距。为此，他查阅资料，撰写笔记，反复背记、试讲。经过半年努力，黄拥军成为一名合格的讲解员。黄拥军并不满足于简单完成讲解任务，而是追求最佳讲解效果。于是，他又梳理讲解重点，努力实现对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版本讲解。一场讲解需要一个小时，黄拥军始终精神饱满、情感充沛，力求把参观者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感受一名志愿军战士的光荣与伟大。如果参观者是当地人，有时还会有一个“额外”要求，就是请黄拥军用家乡话讲解，他们说那样听起来更亲切。当时，每年的参观人次有四五十万，黄拥军常常一天讲8场，从上班到下班，除了中午扒几口饭外，基本没空休息。黄拥军当了3年讲解员后，转岗负责纪念馆的陈列、布展工作，但还是有更多参观者慕名前来邀请他讲解。黄拥军从不拒绝，戴上耳麦就开讲。

空降兵某部“黄继光英雄连”是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队。连队官兵称黄继光为“老班长”，每年春节、中秋节，连队都会派人或打电话慰问黄继光亲属。连队还结合新兵下连和重大节日等时机，邀请黄拥军去部队作报告。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，激励着一茬茬英雄传人建功军营。每次去连队作报告，黄拥军都要看一看三爸的床铺，看看那棱角分

明的被子，一尘不染的床单，还有那条棕色的老式腰带，这些仿佛都是三爸的谆谆教诲。

生活中的黄拥军，总是有意识地寻找三爸的影子，对一切与黄继光有关的事物都会格外注意。

2015年4月21日，黄拥军在网上一看到一篇采访黄继光同班战友李继德的文章，非常激动。第二天，他便给李继德写了一封信，向李伯伯问好，并简要介绍了家庭情况，期盼早日相见。4月27日，81岁的李继德专程从山东赶到中江，参观黄继光纪念馆。见到黄拥军后，李继德说他长得像黄继光。临别前，黄拥军握着老人的手说：“李伯伯，以后常走动。”5月29日，黄拥军带着一尊黄继光铜像，去山东看望李继德。见面后，李继德捧着铜像泣不成声。那次，黄拥军在当地小学作了两场报告，孩子们被黄继光的英雄故事深深触动，报以热烈掌声。

讲述的是故事，传承的是精神。对黄拥军来说，每次讲述三爸的故事，都是一次回望历史、缅怀先烈，更是一次心灵洗礼。他说：“我是黄继光的侄子，有责任和义务讲好英雄事迹、传承革命精神，努力做一名合格的黄继光精神传人。”

赓续红色家风

如今，在中江县，那里不但有黄继光纪念馆，还有继光村、继光路、继光学校等，人们用各种方式缅怀和纪念这位英雄。继承是最好的纪念，黄家更是始终把弘扬黄继光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和光荣传统。

黄拥军说：“能够坚持传承黄继光精神，离不开我奶奶邓芳芝的教育。”黄拥军的名字就是奶奶起的，寓意长大以后要报军报国。黄继光牺牲时，邓芳芝61岁。她把巨大悲痛埋在心底，用大爱诠释了英雄母亲的非凡，被大家称为“英雄的妈妈”“光荣的妈妈”。后来，她经常到部队看望官兵，讲述黄继光的故事，勉励官兵苦练本领、报效国家。

1953年4月，邓芳芝作为代表参加全国妇女大会。其间，毛主席邀请她到中海海做客。1955年、1960年，邓芳芝又两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。邓芳

军嫂·兵妈

■罗肖宁

西安那几年，你就不想我吗？”

正在厨房洗碗的她闻言，慢悠悠沥着碗里的水，很是淡定：“不想啊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一有时间我就和你爹多出去玩，你爹战友遍布五湖四海，那几年我俩去了不少地方呢！”

得，这是亲妈。

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，怎么我妈从军嫂晋升为兵妈后就不爱我了？我还是小军娃时，她多爱我啊！生病了她会悉心照顾，住校后她每周都来电话嘘寒问暖。虽然我偶尔调皮捣蛋，她也会狠狠教训我，但我那会儿仍时时刻刻能感受到她的关心和爱护，从未像我去读军校后这样彻底放飞。

等我自己结婚成了一名军嫂后，我才越发感到我妈不愧是我妈，当过军嫂的兵妈就是目光长远。当年她“放养”我，是对我的信任，更是对我的历练。她相信军人家庭长大的孩子，进入部队后可以很快适应环境，遇到问题也能独立解决。她这是利用千里距离逐步放手——在她看来，孩子的路终究要孩子自己走。

这就是我的妈妈，当了军嫂又当兵妈，无论从前还是现在，她其实心里永远牵挂着身在军营的我爹和我。

家人

我妈身为军嫂，在我心里一万个靠谱；变身兵妈后，却“画风”陡转。

2006年9月，我去军校报到。因为第一次出远门，我爹、我妈和我外婆组团送我到西安。当时我还挺感动，心想自己果然是大家的心头肉。谁知报到后就不再让出校门，我万分不舍。我妈却大手一挥：“既然这样，你就好好待着吧，我和你爹陪你外婆抓紧时间去逛逛，再晚，哪哪都关门了。”不等我从离愁别绪中缓过来，一家子就开开心心朝校门口走去，我甚至还能听见他们热烈地讨论起旅游攻略。

要知道，那几年，别的战友总会时不时接到妈妈牵肠挂肚的电话。我妈就不一样了，如果我不主动打电话，她能一个月乃至一个季度不跟我联系，仿佛忘了还有个闺女身在千里之外。有时她终于记起给我打电话，可还没等我开口，她就把我爹一顿数落，敢情这个电话只是为了让我给她老人家撑腰。

时隔多年，回想起当年种种，我终于忍不住问我妈：“妈，你老实说，我在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brjt@163.com

完整婚礼

■潘光明 胡勇华

美丽军嫂

祁连山为证，北大河为媒。日前，西部战区空军某旅举办集体婚礼。你穿蓝天蓝，我着白云白，21对新人携手走进婚礼现场。

这其中，中士党圆圆与妻子程丽君受到很多战友关注，大家的目光里充满了祝福……

去年夏的一天，天朗气清、阳光正好，迎亲车队披红挂彩地驶向程丽君家。但一路上，党圆圆本该有的激动被忐忑淹没了一大半——前一天，他接到归队命令。婚礼一结束，他就得前往火车站……迎亲车刚停稳，党圆圆便下车两步并作一步往程丽君家冲。没有当地迎亲风俗“堵”门外，党圆圆一眼就见到了那一袭红妆的妻子。他强掩不安，故装腼腆。

程丽君正想着，进门“便宜”了他，接下来的9个“通关游戏”，身旁的姐妹团肯定不会“心慈手软”，够党圆圆受的。怎料，一向刁蛮的妹妹直接让姐夫宣读“誓言书”，并“签字画押”。按风俗，这项排最后。不等她多问，姐妹团就将小两口簇拥到程丽君父母那边。父母匆匆拟了一份党圆圆的“改口茶”，就催促党圆圆快背程丽君上婚车。

上了车，程丽君感觉不妙。看着车窗外，党圆圆与父亲双手紧握，两人眼

里噙满泪水。但这泪水，更像是送别女婿，而非不舍女儿。程丽君从车上探出身，一脸疑惑地问父亲和党圆圆：“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”

党圆圆望着妻子，试探性地问：“如果我要去执行任务，今天就出发，你会同意吗？”程丽君愣住了。父亲弯下腰轻声对她说：“可能婚礼进行到一半，圆圆就得走。你嫁了军人，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。”程丽君一时语塞，许久，才哽咽地说：“你去吧，我能理解。”

婚车渐渐消失在程丽君父亲的眼中。这位当过兵的父亲对部队有一种特别的情怀，对新娘隐瞒消息就是他的主意。

临近中午，程丽君被迎进新家。在新人与父母游戏互动时，党圆圆母亲哭了，她觉得对不起女儿。程丽君上前安慰：“妈，大喜的日子，咱俩都不哭。今天我们需要关注的人是圆圆，他需要我们的支持！”

婚礼现场，党圆圆便拜别亲朋，脱下礼服背上行囊上车，拎着行李一路小跑进站。未来得及换下红色礼服，程丽君跟着党圆圆一同来到火车站。她被挡在检票口的铁栅栏外，隔着玻璃目送党圆圆离开。

回到家冷静下来，程丽君发了一条信息给党圆圆：“婚礼虽不完整，但我们拥有完整的彼此、完整的爱。”手机两端，泪眼朦胧，爱意绵绵。

就这样，“结婚当天新郎归队”在该

岁月有情

“老麦”是谁？你们不一定熟悉。可要说“麦贤得”，就几乎家喻户晓了。老麦长我10岁，因他的妻子李玉枝大姐总以“老麦”称呼麦贤得，我就顺着叫老麦吧——亲切！

作为一名海军摄影人，拍摄战斗英雄麦贤得是我由来已久的计划——他是我景仰的英雄！

与想象中的严肃不同，老麦和他家庭中的氛围都让人感到亲切、温暖。靠着夫妻相爱相守，英雄与他的家庭走过了几十个春秋。三代同堂，儿孙绕膝，品茗习字，携手漫步，一如邻家大叔大婶，夫妻俩把壮怀激烈漫化成日升月落，把铁血传说演绎成家家长里短，用柴米油盐给日子浸透了滋味和色彩。

老麦年过古稀，依然可用一个“帅”字来形容。与伤残、疾病顽强抗争了50多年，他依然话语洪亮，步履从容，与我握手时力道十足。

他们每天都要牵手散步。玉枝大姐说：“老麦能扛这么多年，全靠身体底子硬。”

老麦是汕头人，爱喝功夫茶。来了客人，他必定要亲自泡茶待客。他对泡茶极讲究，程序上一步不能少，动作娴熟而从容，并且总是很客气地为客人敬茶添杯。

老麦和玉枝大姐的结合，有着历史的机缘。但玉枝大姐说得很实在：“老麦伤得那么重，我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在一起了，就过出了感情。”

聊天时，玉枝大姐总是笑眯眯地在一旁听着。每当老麦浓重的乡音让我似懂非懂时，玉枝大姐就会在一旁解释给我听。

玉枝大姐精心照顾老麦几十年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我说：“玉枝大姐，你真的了不起。”她说：“我向老麦学习！”

玉枝大姐说，老麦在写字的时候最安静，能一连写一两个小时，乐此不疲。伤残之躯，每写一个字都不轻松。玉枝大姐每次都要夸奖老麦的作品，然后再“上墙展览”。

老麦为人真诚、喜欢聊天，每当他

老麦和玉枝大姐

■陈伊

急于要把某件事情表达清楚的时候，玉枝大姐就会轻轻地说：“老麦，不急，咱慢慢说。”老麦爱说话，玉枝大姐是他最好的倾听者。老麦说了一辈子，玉枝大姐听了一辈子。而且总是微笑着听，耐心地听，似乎永远听不够。

那天，我们约好在摄影棚里为夫妻俩拍摄。一看他们就知道是有备而来——带了情侣装。老麦摆好了姿势，让我为他拍照。我说了一句逗乐的话，玉枝大姐笑得半天直不起腰来。老麦也忍不住乐了。我说：“你们可以再亲密甜蜜一点吗？”老麦立刻用手搂住了玉枝大姐的肩膀。

拍摄结束后，玉枝大姐对我说，一儿一女长大成人，家庭事业都让她放心，第三代活泼可爱，她觉得非常幸福。



老麦得与李玉枝。作者提供

重复着：“老公，你瘦了！”党圆圆调皮地说：“这次回家，我是来‘迎亲’的！”

得知党圆圆报名参加集体婚礼，程丽君蹦跳着喜悦而立，“真的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不远处，跟拍小组静静地记录下这温情一幕。

又是艳阳高照的夏日，军营集体婚礼如期举办。上午8时许，伴着欢快的婚礼进行曲，新人们十指相扣，踏上洒满花瓣的地毯。在爱情故事小片播放环节，党圆圆与程丽君的故事，也让不少新娘深受触动。

党圆圆作为新郎代表发言：“有一种遗憾，叫新娘送站；有一种完满，叫回家接亲。我姓党，能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，完成‘暂停’一年的婚礼，是我的荣幸！”身旁的程丽君静静地听着，微笑着。

婚礼后，程丽君被邀请到党圆圆所在单位参观。连长感叹：“你们的婚礼一直牵动着我们的心，这次婚礼既圆了你们的梦，也了了我们的心愿。”

程丽君感激地说：“是啊，圆圆荣幸，我骄傲！”



党圆圆与程丽君在集体婚礼上。

胡勇华摄

本版图片制作：梁晨、孙鑫

